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

儒林傳

宋一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李覺　崔頤正(佺)　李之才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好學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

講太宗幸國子監召講尚書說命稱旨賜五品服真宗即位以為諸王府侍講按東都事畧云為諸王府直講校正六經正義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四年帝將祀汾陰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

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祀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

舍之而遠祀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虚名其不可四也唐以河東為王業所起之地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本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而陛下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水旱作沴饑饉洊臻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導陛下為之臣竊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

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且土
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敵國治兵不遠邊境使
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
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是時羣臣
爭言祥瑞奭又言五載廵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羲易
明文何須紫氣黄雲始能封岳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
乃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孰謂上天
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六年帝將幸亳州

祠太清宫又上疏言陛下多效明皇所為臣願陛下抑損虚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帝以為封泰山祀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命知密州居二年還左諫議大夫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

聖節天下設齋醮費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兖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售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

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欽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説内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禄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頗類王鉷等願陛下思漢武之

雄材發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敢㢤又嘗請減修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㢤以納諫恕直輕傜薄斂四事為言頗施行焉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名為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録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莊獻明肅皇后每

五日一御殿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早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幾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太后雅重之每進見未甞不加禮三請致仕名對承明殿敦諭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兖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月特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生獨奭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

仕卒帝為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爽性方重事親
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𩔰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
典𫎇言又撰崇祀録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
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謬誤及律音
義初圜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冪七祠時
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
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按東都事略作十位與宋史異謹識而不以星辰
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

舞奭皆撰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講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祀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子瑜按宋史孫奭傳前舊列聶崇義邢昺二傳今移入文苑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有志行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按東都事略作三十三篇謹識開寶中李穆薦之朝名見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晚對曰臣草

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帝嘉之按東都事畧云帝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帝重其言書於屏風問宋史不載謹附識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常謂李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

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僕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純質若此予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乾徳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明鄢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

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悦服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國子司業會將有事於耤田維起周禮至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録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駮之曰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多斃者今乃欲禁蠶事甚無

謂也況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於耤田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戾矣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内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為弊滋彰撓亂民岂遑寧所宜慎重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

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

為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夏享先蠶皆為天駟房星是蠶馬同類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帝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耤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

部侍郎二年卒維通經術舊制舉九經一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寳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嘗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帝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將終召其壻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為恨景德四年録其孫禹圭同學究出身按宋史此下有孔宜傳今改入聖裔又有崔頌尹拙田敏辛文悦四傳攷三人歷仕五季今並移入文苑

李覺字仲明青州益都人父成性曠蕩喜為詩善琴奕

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秘其蹟覺於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刋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會用兵幽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博士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中國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

然色沮使還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初令學官講説覺首領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覺方聚徒講書即召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帝因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别坐詔覺講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㫖俄獻時務策帝頗嘉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二年

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
門員外郎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
太宗嘉其詳備令送史館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秘閣
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筭雉兔首
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
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歎服子宥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
雍熙中為高密尉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國學直講

遷殿中丞又以判監李至薦命與杜鎬孫奭刋正諸經音疏咸平初真宗以諸經版本多誤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翼日名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求致仕帝命坐問恤甚至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偓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爲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甞奏朕曰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

點爾知否偓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令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角音椎兩點為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說尚書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曰於崇文院候對終篇三年卒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朴且率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

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按東都事略云初華山陳摶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邵雍以象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據此則修之易實受之陳摶非得於种放也與宋史所載異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攝共城令時邵雍居蘇門山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造其廬勞之曰好學篤志果何如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

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别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

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受歷法世稱羲叟歷法遠出古人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寶歷五年卒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一

儒林傳

宋二

賈同　劉顔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羲叟　林槩　李覯

何涉　王回 向同　周堯卿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兖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令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

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
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内地以明忠邪善惡
之分時莊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殿
中丞知棣州卒劉顔等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按宋史本傳前有胡旦傳今改入文苑
劉顔字子望彭城人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
士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
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

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
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廸知兖州青州皆辟為從
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
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
山又學古文于栁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
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宫降
知廣濟軍尋以户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

二官稍傷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陜州卒

介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自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之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

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范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仲淹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

二年僕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宋史不載附識于此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録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按朱子名臣言行録云介為舉子時寓學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瀆以盤飡遺之石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朝餐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王洛重之宋史不載識謹識歴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憂耕徂徠山下葬

五世之末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益衆太學益盛介為文有氣嘗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頌揚帝之英明盛述諸正人輔弼諫諍之美中

有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蓋斥竦也孫復曰子禍始于此矣介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州狂人孔直温謀反搜其書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兖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懐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

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固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名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斵棺（按朱子名臣言行錄載此作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時事與宋史異）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安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陜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如父

兄從游者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由講習有素也本傳失載謹附識名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

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仁宗朝瑗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武臣等兼涖武學每日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進呈時議難之宋史不載謹附識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賻其家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

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
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尋為編修官改秘
書省著作佐郎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卒羲叟強
記多識尤長于星歷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
鐘弇而直聲鬱不發又陜西鑄大錢羲叟曰此所謂害
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
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羲叟
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于父冢旁占庚穴以語

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警悟舉進士以祕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閉糴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倣唐用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為軍閒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

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于臨時將無素備而取于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官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屢敗又請備鑾籍土民為兵柵要衝購猺人使守禦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習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

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三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

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

窻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户故有个名太廟之内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王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

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

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公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

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

子監奏名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熈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具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册頁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為中部令范仲淹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龎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

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
力元昊納欵籍奉名為樞密使欲與之俱涉請得歸養
特改祕書丞通判眉州從嘉州用文彥博龎籍薦召還
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移合州累官尚
書司封員外郎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
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
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為諸將講左氏春秋
狄青之徒皆横經以聽所著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盧

江集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舉進士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斷也惟朋友者舉

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于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異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

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没而其義盖廢於今則亡矣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頴川久之不肯任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頴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熈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

郊社齋郎弟向字子直為文長于序事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仕至于縣主簿皆蚤卒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慶歷五

年卒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度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説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性盡已性則能盡物性而可與天地參其惟聖人乎天

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

鴞州司理參軍詵湖州歸安主簿謚諷諲說誼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五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一

儒林傳

宋三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戩　邵雍 伯溫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

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酷悍吏也欲深治之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桂陽令治績尤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以汙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

之甚威敦頥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按名臣言行録云聞水嚙其母墳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髙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

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說及通書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聖師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

頣曰吾老矣説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頣

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

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

子夀夀燾官至寳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

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録舊臣後以為黄陂尉久之知龔

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

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

守以為妖投詞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譁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守令奉命惟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卒珣慈恕而刚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禄分贍

親戚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寡珣迎歸教養其子如子姪文彦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官給葬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按名臣言行録云鄠縣有税官以賄播聞然恃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顥至其人不自安輒曰外人謂其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足

下食君之禄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宋史不載謹附識

茅山有池産龍如蜥蜴而五色民俗嚴奉顥捕而脯之按名臣言行録云顥主上元簿為令晝法均田税攝邑戚夏塘隄決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歳則大熟又云江寧當水陸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歳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二事宋史俱不載謹附識

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張驚疑相與詣縣叟

探懐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
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税粟多移近邊
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
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
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
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
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
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

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按名臣言行録云晉城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弟革者也又云先時民憚征役役及則相訴為讐顥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丈備數而已顥至晉城其民遂為精兵宋史俱不載謹附識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

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
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曰當為
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
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
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
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
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

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

歸弗納必亂若昉恕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敗葢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懼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爲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盡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以郊祀恩得監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特遷太

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計顓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為業且察為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

名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

知令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

按東都事畧云神宗嘗問顥曰王安石何如人也顥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問此聖人否顥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安石剛褊自任聖人豈然哉此事宋史不載謹附識顥

之殁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馬文彦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顔子所好何學頤論成瑗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吕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吕公著共薦其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

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名為祕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凡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明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宫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曰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頤頤門人

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官又奪於崇寧再復宣教郎致仕大觀初卒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

蓋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

尤尊崇之按名臣言行錄云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頤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頤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價增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光既相大改熙豐復祖宗之舊頤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光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數事宋史不載謹附識

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

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

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高年者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

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減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

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吕大防薦之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

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䘏詔賜館職半賻㦸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横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東西二銘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閿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閒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

民化其徳所至獄訟曰少熈寜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理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曽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縱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詰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

有愧色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受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於官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

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語以物理性命之學遂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

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吕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嚮

慕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

何益耶先是嘉祐間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頴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贈秘書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而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

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温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温

伯温字子文司馬光等屈名位輩行與伯温為再世交

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温未果而卒從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哲宗新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温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康遂作書如恕言恕盜

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温可託請以伯温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温既至官則誨植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

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
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
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
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
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
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温願補郡縣吏惇不悦遂得監
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温
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

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温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温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温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温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靈寶縣徙芮城縣主管永興軍耀州

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温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寛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入漢和窺劒門伯温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劒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初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

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乞行追録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温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録皇極系述辨誣辨惑

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篇解三子溥博傅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二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三

儒林傳

宋 四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祖廕為壽安主簿遷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扑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纔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於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按名臣言行錄云絢自髫齔時即從二程受學天性孝弟樂善不為異端所惑

謹附識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馬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按名臣言行録云授秦州教又嘗為澠池令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名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以飛語坐繫詔獄廢為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

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往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按名臣言行録云良佐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宋史不載謹附識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按朱子撰祠堂記稱酢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年不決酢攝邑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宋史不載謹附識近臣薦其

賢名為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

按東都事畧云酢所著有中庸義易說二南義語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聞縣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甞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

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業頤賞其頴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吕大忠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二子

有名長子源次子洙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養祿頤聞之曰賢哉母也焞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殁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

號和靖處士梅執禮呂好問邵溥胡安國同薦之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

頥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
名楊時寘從班名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
薦焞甚力既名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
加屏絶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頥之學惑亂天
下焞實師頥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
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則欺君父加
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
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頥之學

是入室而不由户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名安國俾以内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説書趣起之焞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視經筵除太常少卿仍

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切諫又移書秦檜言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禄

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謏膺名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

當去者五也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焞學於程頤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楊時字中立南劒將樂人幼頴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

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歿又見程頤於洛時年蓋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

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還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熈寜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熈寜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

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熈豐姑置而勿論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衞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

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録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説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

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挐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

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

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刼奪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侵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敵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遛不進時上

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寘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

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借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邪說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三

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梟鷖之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此章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安石獨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實安石有以倡之也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分争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

按胡安國撰楊

時墓誌云時又言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報復私怨遂上誣宣仁后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已亦與焉此非私於確其實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今乞陛下索紹聖中所修元祐時政記一觀庶以究竟昭雪王珪為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激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氣帝乃詔改宣仁聖烈后謗史宋史本傳未載謹附識

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以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

之命改除徽猷閣待詔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録乞恤勤王之兵寛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里居以著書講學為事卒謚文靖時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

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震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嘗與時講易

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奥學清節直南州之冠冕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録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

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禄山之亂内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

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彦

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言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彦好静坐令侗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彦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内外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

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

以資誦説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禮若顔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庶乎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自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歩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

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致上下之氣間隔而國以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

曹所及松以為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按名臣言行録云謚文靖信甫仕至監察

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三